

NOVEL

度度

选

影响我的10部小说

让温暖升级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让温暖升级

影响我的10部小说

皮
选

皮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让温暖升级/皮皮选编

(影响我的 10 部小说)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1

ISBN 7-80005-676-7

I. 让… II. 皮… III. ①短篇小说—选集—世界
②中篇小说—选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793 号

让温暖升级——影响我的 10 部小说

作者/皮皮选编

责任编辑/邵东杨彬

封面设计/李颖明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010)68995924(总编室)

(010)68995967(发行部)

传真/(010)68326679

网址/<http://www.newworld-press.com> <http://www.nwp.com.cn>

电子邮件/public@nwp.com.cn nwpcn@public.bta.net.cn

印刷/北京振华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32 850×1168 字数/152 千字 印张/7.875

版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80005-676-7/I·085

定价/17.00 元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如果你浏览一下目录，我所推荐的作家都不是你反感的，那我建议你买下这本书，不是因为我的文字，而是这些好小说本身，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

这些小说就像那些好酒，时间越久越醇。十多年前，我不止一次读过这些篇什，如今的重读，依然令我惊奇：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现在，我开始期待十年后的另一次重读。

这就是经验，它不仅仅是把我们变老，也带给我们别的。

我愿意这样老一点，再老一点。

《玫瑰角的汉子》

博尔赫斯的小说以什么著名，这不用我多说，



喜欢他小说的人都能说出吸引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或风格或结构。

我举出这篇小说的原因，肯定不是因为便利，也不是因为我认为它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中最好的一篇，一旦涉及最好的之类的评语，就会引起无谓的争论。我觉得如此的意见不统一很容易破坏欣赏小说时的纯粹乐趣，尤其是短篇小说。

现在我说我的理由。

如果说真正看懂了这个小说中提供的故事，至少得看两遍。我看了不止两遍，这可能跟智商有关系。我怀疑，博尔赫斯的这篇小说也不是一遍写成的，它太像一架小巧精密的仪器，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由盲人组装的。

一篇你必须读两遍以上的小说，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从此以后，你可以陆续读上好多遍，隔上几个月，隔上几年，几十年，它不会再让你失望，无论你最初的阅读和以后的阅读之间经历了怎样的成长。这应该是经典小说的标识之一。

这篇小说有拉美同类小说的特色：酒馆儿，硬汉，野性的女人，流血，杀人。但与其他同类不同的是：作者并不走进其中，也就是不极力烘托和渲染；相反，作者以一种特殊的清醒时刻保持着与他所描写的事件甚至场景间的距离，这距离某种程度上也让读者和故事拉开了距离。

他以第二人称开了头，然后却流水般地做了第一人称的叙述。叙述了故事的发展，直到“我”站在那里，独自站在夜色中，想起“神刀”的怯懦和陌生人的胆大妄为，反省着自己男人在远离勇气时

的表现，也如“一片片乱草，一堆堆垃圾”，作者已经完全沉浸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中。因为他前面已经用人称为间离效果做了铺垫，所以作者把最后一段的心理描写作为过渡，让它变成了情节发展中的一个连接处，省略了过渡性的描写，很轻易地就把一个漂亮的结尾“带”了过来。

尸体顺着扔刀子的窗口扔了出去，小华丽溜走了，家里窗口亮着的烛光熄灭了，把开始的第二人称中的“您”换成“博尔赫斯”，再做一次呼唤，然后掏出左腋下的刀子，没有一点血迹，所以也不用擦拭……这是一个篇幅很短、情节很紧张的小说，作者在故事结束后做了这么多“善后”般的描写，宛如一个了不起的小提琴演奏家，演奏完毕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从容地用一块软布细擦琴弓一样，决不常见，但我敢保证，这一切不会引起你的反感，因为他拉得很好，相当好。

《玫瑰角的汉子》充满了理智和智慧，也有感情，但却不同于海明威的硬汉小说。读海老头的小说，你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男人写的，而博氏的小说常常让你想到的是作者会是一个老人或者超越性别的智者。

《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

先讲明天的故事，再讲昨天的故事，最后让所有的故事集中在今天的故事中结束……把这些都包起来的所谓的“容器”不过是一个万字出头的短篇小说。这种情形下，作者最容易给读者留下的印象



就是累人。这是费力不讨好的玩法，不留神就会玩乱套，有时候留神也可能玩不好。

玩时间的把戏，这企图让几乎所有的作家动心，仿佛大家都认可时间是哲学的近亲，私下里的愿望是能玩出一点深刻。如果我接下来说马原也不例外，他也许会不高兴，因为他希望自己是例外的。实现这愿望的可能性有多大，没人做过统计，我们见过的失败的例子倒不少。玩着玩着就发现自己给这时间的把戏套住了，还没到结尾，就要露出破绽了，就要不能自圆其说了……这时候最常见到的就是作者攒足了劲，把一截折不断的竹子弯起来，使它看上去跟作者当初希望的那样。但是谁都知道，作者一出结尾，那弯曲的竹子就会在读者面前恢复原来的面目，谁都没唬成，一种费力不讨好的玩法。

马原发现自己也被套住之后说道：“反正已经乱了，罗锅骑虾米——随弯就弯——随乱就乱吧。”

所以，我也想推荐这篇小说，因为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中国作家中略微少见的放松。尽管中国人在文学上玩“累”，一直玩到了诺贝尔那里，我还是喜欢罗锅骑虾米。作者在“混乱”中拿出了孩子般的缺乏逻辑的从容，与此同时，卸去了讲故事人总得承担的那种责任，至少让我耳目一新。

在我们短暂的文学实践和积累中，过多注重故事的寓意：即使玩“现代”的人，也都把精力集中在象征和结构上。在马原的作品中，这两方面也有过充分的表现，在《冈底斯的诱惑》等篇什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做这种努力是专注和吃力的。从

容，如果说在这里也存在过，也是被强调的。而到了《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就变成了自然的流露，作者甚至放弃了哲学深度的企图（尽管当年他是靠这个著名的），在那些东拉西扯的瞎编中，露出一张笑脸，完成了对文学自身属性的皈依。

在我看来，能将文学搞深刻的东西，对文学都没什么坏处，但也是对文学的强加。没有这些东西，文学依靠自身的特质，游戏愉悦也能很好地存在下去，就像下棋一样。我并不想说恐怖小说比现实主义文学更有价值，但是下棋的乐趣也是不能用读黑格尔代替的。

多年不写小说的人，如今依然被人们以某种方式念叨着，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力图把故事讲得跟别人不同，他做到了这一点，于是，他故事讲得如何，人们也就不那么挑剔了。

贾平凹说，你看人家马原，这么多年不写，不还立着吗？

“六合之内，阴差阳错。”这也是马原小说中的原话，把它算做是作者的一种自我解释，牵强吗？

《步入永恒》

我极力推荐这篇小说，表明我对它偏爱的同时，其实也告诉了你，我无法踢开女性读者的局限，无论自己写了多少小说一样的东西，也无论它们好坏。我希望读爱情小说，《步入永恒》说的就是这事。

我还喜欢由高级滚落到纯朴的小说，《步入永



恒》也是这样的小东西，因为它很短。

《步入永恒》写得像散文似的，很有诗意，但作为小说，它又是如此讲究的，甚至可以选进大学的教材。我曾读过一些散文似的小说，充满诗意，却无法卒读：要么缺悬念，要么人物像影子一样，令读者看不到他们的性格。这时，我宁可读像小说一样有味道的散文，或者读像诗歌一样的有诗意的散文。这种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个阶段，很常见，所以，《步入永恒》时间长不读，就让人怀念。

这个青梅竹马的故事，就像是我们这代人对纯真爱情理解的范本：激情的（战时擅离营地，为了看别人的未婚妻，目的是让她跟自己结婚），真实的（像骗自己，但骗不了），深沉的……这爱情是健康的，一切源于心又归于心，充满了生命力；因为发生在战时，它不同于幼稚的爱情，一碰到挫折就慌乱；它也不同于重压之下的中年人之恋，已被痛苦改变了模样。这爱情能唤起勇气和责任，值得信任。

冯尼格在写这个小故事时，脸上一定带着“迷你”的微笑，为自己把一个纯洁的爱情故事再次提纯，因此找到了一条近神的捷径而感到窃喜。他在一个你似曾相识的充满“共性”的故事里，写了两个你也好像见过的一男一女，渲染着大家都熟悉的他们的个性。

纽特，不爱说话但有诗意，他开小差儿，跑回家，请别人的未婚妻散步，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穿过落叶，跨过小桥。他以三十天禁闭，换姑娘的

一吻，即使一无所获，他也不失望，因为他来时也没抱什么希望。他勇敢又不夸夸其谈，就像所有女人喜欢的那样，于是，他得到了凯瑟琳，所有女人中的一个。

而我们的凯瑟琳也像所有的女人一样，不相信有人会这样爱她。她先是拒绝承担纽特被关禁闭的责任，但又希望这个大兵吻自己；她禁止纽特说自己未婚夫的坏话，心里却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她看护疲惫的士兵睡去，等他醒来却告诉他，他们的一切都太晚了；纽特走了，凯瑟琳在心里说，如果他回头叫她的名字，她就得嫁给他。

作者让她把几乎所有女人在这种情境下都会做的事完美无误地表达出来，引起我们对这个可爱姑娘的喜爱，同时羡慕她的好运气。

如果我再写下去，这篇附着在小说上的东西，就会变得比小说还长，作者也许会生气，尽管我在不停地夸他。那么，再见了凯瑟琳，再见纽特。

悬念是凯瑟琳是否嫁给了纽特。

《机械》

对一个人来说，最确定和最不确定的就是感觉，在这个意义上，感觉有偶尔遮蔽真理的可能。像古代寓言中说的那个人，他怀疑邻人偷了他的斧头，所以他看人家的怀里就像塞了把斧头。等他找到了自己的斧头，那邻人的怀里看上去就没什么了。某种强烈的感觉一旦笼罩了我们，即使它是错觉，也会在一段时间里支配我们的行动，让所有来



自理智的提醒都变得苍白无力。

《机械》对我而言，写的就是这样的事。“我”，被工人轻部怀疑是探听某种秘密配方的奸细，“我”和轻部又怀疑另一个新来的屋敷是奸细。“我”作为叙述者，一方面扎实地写了眼睛看见的一切，同时又不敢根据自己看见的作出判断。“我”半夜看见屋敷从办公室出来，然后进了老板娘的卧室，但老板说，进卧室的是他，可他没从办公室出来。“我”老实地叙述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因为他的诚恳，读者相信了他的怀疑。“我”的感觉包括怀疑都是开放的，它们散射着道德和理智方面较为确定的影响，但得出的结论是要被下面发生的事动摇的，甚至也不是否定的，因为否定也是确定的。作者让感觉的变幻流动起来，成为故事的主线。

被称为新感觉派代表人物的横光利一，对如此的创作也做过理论上的解释。他说，“新感觉作为其触发体的客体，不是纯粹的客观，而是从作为含有一切形式的假象、也含有一般意识的表象内容的、统一的主观式的客观所触发的感性认识的实质的表征。”这个读起来绕口、看起来也眼花缭乱的解释，对我来说就像是在一杯味道刚好的鸡尾酒里加了几滴强烈的东西，让味道走出刚好，进入浓重。

说穿了就是感觉变成了主宰，任它流动，不加限制，而表现这种感觉所调动的是描写的又不是“纯粹的客观”，最后让读者进入这样的境界：没什么确定的。至此，读者或许就可能得到一种阅读中已经少见的自由，可以怀疑一切，可以相信一

切，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反正都是变幻的。

屋敷是否进入了老板娘的房间？老板为什么总是丢钱？轻部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谁害死了屋敷？因为有了纯粹的客观，对读者而言也就没有了赖以沟通的参照，读者的阅读仿佛进入了失重的状态，终于能够充分显示作为读者的主动性，你看那作者先生，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确定的，感觉就是这个假想王国的国王。

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这个短篇小说中还间接地写了机械的强大，以及人在它面前束手就擒的被动处境，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种种令人费解举止行为的根源。而机械，在这篇小说里就是化学试剂。作者写的是感觉，但却没有感情，一切都是机械的，包括思维，就像题目锁定的那样。似乎所有软的、确定的成分都被抽掉了，剩下的刺眼的东西就是化工厂里那些切削下来的铝片的尖角，扎进棉花一样的怀疑中。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海明威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作家之一，在这里受到广泛的崇拜，同时也被崇拜者或者其他的文学爱好者较为深入地研究过。因此，我下面列出的海氏特点，已经是大家熟悉的。

冰山效果。写出的部分在水面上，没写出的部分，因为已经写出的那部分，而潜在水下面。首先就有了整体效果：宏伟而深刻。这是海氏的聪明，



他选冰山做比喻，而不用我们常用的那些比喻，弦外之音，余音袅袅之类的。从体积上说，海氏喜欢大个的。

男人风格。按照我的理解，一个女人的理解，海氏的男人风格就是忍住不说，酷。拳击手挨了一拳，只说，觉得里面给打坏了，表现了“重负之下的男人的优雅”，引号里的话是美国一个评论家说的。我还觉得这是令人尊敬的写法，这么写出来的男人，会让另外的男人佩服，也让女人心动。对女人来说有一点连带的麻烦，她们喜欢在生活中去寻找“这样”的男人，结果，我不说，大家也清楚。

.....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除了有上面的特点，还有感伤，同时也充满了同情。如果说这也是海氏小说的一个特点，那么它因为较少露脸，所以稀少，所以十分动人。

一个即将打烊的饭馆儿，一个还想再喝下去的孤独老人，一个不理解老头着急回家的侍者，一个理解老头不着急回家的侍者，而不着急回家的侍者有失眠症。

夜晚柔和的灯光照耀着他们都熟悉因此觉得亲切的地方，爱失眠的侍者觉得，一个干净明亮的饭馆儿不同于酒吧，尽管人们可以在酒吧里喝到天亮。

因为他觉得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不同于酒吧，所以（也许就是这样的因果），他也觉得生活是虚无缥缈的；因为他觉得生活是虚无缥缈的，所以就少有睡意……因为这个，他能理解那个老人，

所以不着急回家。

但是大家还是都走了，而这个爱失眠的侍者在这个晚上想了这一切，如海氏描写的那样：“他心里很有数，这是虚无缥缈。全是虚无缥缈，人也是虚无缥缈。人所需要的只是虚无缥缈和亮光以及干干净净和井井有条。”然后，他也想回家了，他要躺到床上去，到头来也许还是失眠，可是这个晚上，他想，可能很多人都失眠。

或许我过敏了，关于睡意和失眠的故事总是让我融化，尽管我不常失眠。我只希望睡意光临这个喜欢干净明亮地方的侍者，光临每个觉得生活虚无缥缈的人。

睡意让我想起塞林格的一篇小说，它的结尾同样跟睡意有关。

让睡意来临，即使我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

《献给爱丝美的故事》

关于这个小说，我只想说一句话，留意，那个“我”的睡意是怎么来的，这过程凄楚，但是美丽。

我想分享任何一个读这篇小说的读者的阅读幸福。当然，我也要再读一遍。

《在流放地》

谈卡夫卡的小说，是需要勇气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因为有太多研究卡夫卡的理论工作者，和太多



的崇拜者，他们不仅有感性上的理解，还有理论的支持。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断言，大部分关于卡夫卡的文章都是误解甚至歪曲的。

这无疑增加了我写这篇文章的负担，所以我很怀念大学毕业时，我选择卡夫卡作为毕业论文时的勇气，我把下面的话当成老话又说，好坏都是我的理解。

在我看到的文章中，最被常提到的是卡夫卡的中篇《变形记》，原因我总是找不到。也许是我更喜欢另一篇叫《在流放地》的小说。

在读这篇小说时，我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

卡夫卡用简练平静甚至是无动于衷的描写，慢慢铺开了小说——一个发生在殖民地行刑地的故事。

一个在赤道也穿着厚军服的军官，向一个旅行家解释一架独一无二的行刑机器，它通过把犯人所犯的戒律刻到他们的背上，处死他们。

这看上去有点枯燥，但还是有很多有耐心的读者，希望枯燥后面还有另外的事情发生。于是我们读到了一个士兵的罪行：在值夜时，按规定，他要每小时向上尉的门口敬一次军礼，但士兵睡着了。所以他们要在他的背上刺上“尊敬上级”的字样，直到他死去。

但是，等在一边即将被行刑的士兵根本不知道对自己的判决，因为没有审判。行刑军官认为，审判会让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一审判犯人就会撒谎；

一旦犯人撒了一个谎，他就得撒更多的谎去圆谎，那样就会没完没了。

士兵被绑了上去。行刑军官还在继续向旅行家解释行刑机器和这架机器所引发的问题：和他一样信奉这架机器的老司令官死去了，而新来的司令官有反对这种残酷行刑方法的倾向。行刑军官希望旅行家能影响新司令官，而旅行家心里想的是行刑本身的残酷，他的回答是很中国式的：我既不能帮你也无法阻止你。

悬念：士兵会不会被处死。

最后死的人是行刑军官，他放了士兵，用这架他信仰的杀人机器结束了自己，他可能感觉到了，他已经失去维护这“信仰”的基本条件。

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行刑军官的死，依我的理解，这和信仰有关，疑问是人怎么可以信仰残酷？！上帝说，你们不可以信别的神，可是上帝同时也给了人一个关键的可能：选择的自由——你信仰什么，你作恶或者不作。因为我们不能证明上帝，所以我们也不能证明是不是真的有惩罚，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不是后面跟着惩罚的自由，尽管惩罚是常被提到的字眼。

结尾是旅行家提前走了，被解放的士兵要跟随他，他用一根“打了个大结的绳子威胁他们，这才阻住了他们”。

这差不多就是故事的全部，被我“别有用心”地穿了起来，变成我对卡夫卡这篇故事的理解。这后面有太多可以进一步再进一步说下去的东西，比如，我可以现在给自己列出的“点”就有很多：

旅行家从最初的感受到的目睹行刑军官的死，到最后慌张离开，表达了卡夫卡什么样的企图？

军官实施残酷对人对自己，却把自己的一生搞得“圆满”，没见他有怀疑所以也没见他有恐惧。卡夫卡想对善恶说什么？

懵懵懂懂的被解放的士兵为什么想跟着旅行家走？旅行家为什么又不要他？

.....

我就不献丑了；或者我等待另一种可能，有一天，我可以很理论地把这个故事再说一遍。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如果不用远说，那么从八十年代以来，在这里，小说的发展可以说是迅猛的，但这发展态势并没有代表某些人的愿望，这某些人指的是那些懂小说，同时可能也在认真写小说的人。

现象有很多可以举出，就捡最眼前的，譬如用小说写痛苦这一种。这也是我选马尔克斯这篇小说的别有用心。

我无意中读过几篇以痛苦为主题的小说，其中差一些的都忘了，写痛苦下的日常或者说常态，直接去写痛苦本身，最后痛苦的主人公大都躺在地上或者另外的角落里，通篇变成了关于痛苦的想法。先不说这是否忸怩，先从小说这个意义看，也说不过去。

马尔克斯在这篇小说里准确地说写的是苦难，对苦难的反应当然是痛苦。然而，这反应首先代表